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

王長民鑄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暵相仍民物告病朝夕
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
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
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迓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
間鑄板勸民種殖且控請于 朝乞撥降錢楮貸民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一

十一

糴種復慮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
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
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
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
陳愬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愬者愈衆
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戶而獲
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
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
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從然付之
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



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
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据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
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
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以供
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解宇亦科縣吏出
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管錢物非准指
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
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
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
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指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
矣

○具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二

謹

施行外所有通直卽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
之罪實難俾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
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
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
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
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

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誥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
令其具祈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
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刑新官
舍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
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
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
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文侵
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
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為常事不
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
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
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
軍廣德縣丞馮統送部與獄祠狀

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
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
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
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
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舊傷
為一郡最賑飢檢旱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

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各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摔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很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牂年迫桑榆志氣衰落

間嘗攝邑頗乏蕪聲近以本軍檄徃平江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牂乃以黠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糶官米九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為可惜牂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牂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畱在任伏望聖慈將仁任罷黜牂送部與嶽廟俾凡為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拯菑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恪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賑濟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

陰求人過一詞骨星牽連入獄有梟犯甚微而遭編
竄者崇聚斂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槌剝一孔不遺
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
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
忠恕條畫粲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
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
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怙若不聞臣竊恠之
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
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掄傳聞鄰境散錢給米

已至一丹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
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
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
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袞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
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
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
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克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
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轉般倉并
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

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田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據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將勸分米免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畫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溝壑陛下不惜太倉之積糶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終飢民

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盖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枯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雷震止得俛首聽從据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

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揀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壘壘_{壘壘}死_{壘壘}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勸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

仰體 朝廷之至仁母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拯不力者並許監
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民去
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
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
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
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細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
細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

兩至於和買細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
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
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
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
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
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
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
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
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
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

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
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
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
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
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
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
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
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
經年而不予近又勅例坐倉田糶孤遺米并以酸

淡官醜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
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
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
戶長以逼催逃閣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
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
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
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
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
外臺耳目其將為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睿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君常務自緇悔不以已長示入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糶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剋八千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允有可觀從事即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曷為鄂州錄參自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日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萬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二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宜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

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

將彥華彥置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并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中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觀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

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

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

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揚府號蓋其疆場之廣宸生

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

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

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

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耗

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

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 此

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

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

之譽甚茂聞織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

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 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

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

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收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賍錢善良之家必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

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肯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願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鎖印曾無晉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收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吐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二數頗得其實若吏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庶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廼有顯恣妄為貪電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十五

三

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僮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葉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吏汪澄送上元縣報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勾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偈

榜召人實封告許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九數千總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墾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此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臯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折產臯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 國家之法令 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許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懇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臯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某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

下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
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
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
宛陵為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
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
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
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
實受府檄佑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
窬之謀鷄鵝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纊帛軟細則卷
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

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佑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纊段衣
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
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寃痛方甚
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
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
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
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
倖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鐫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

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誨具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
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
撰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足憂至於撫循疾
苦伸理寬滯徃徃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
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
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
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即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
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意民催科
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
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
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寃結
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即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
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
廉靜無擾回里安之

宣教即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

譽疆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
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
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
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爲賢令

宣教卽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
蒞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爲苛暴官吏重戾
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
常度悉釋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
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
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十九

三原注

宣教卽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疆濟
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
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
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盖有功於此
邑者

宣教卽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
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
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卽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焄名家之子生長見
聞宣城夙號煩劇焄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

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饑推行荒政曲盡
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
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審訴絕少

承議郎知建寧府漂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
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
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
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知而下人品

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
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 朝廷特賜甄錄若

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辜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踈庸一介設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

竊自誓以為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

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

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

所予而黜不以聞何以遠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
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
物論素所推許今為邵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
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者年天資
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
字李案性行粹溫規模詳績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
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
揚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為表襮從政
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

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
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
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
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
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磻夫有婢阿郭出嫁
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
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逮

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
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
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
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
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入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
趙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街
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麀之人獄司已
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究然則離任
而共為聚麀不得聚麀而輒肆兇橫其可乎將勘到
情節備錄饒州及江東諸司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
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
饒州司戶參軍趙時伸身為掾曹職在倉庾譬官離
次已是罪人况父子聚麀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
厲其餘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
為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
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
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舊觀未能
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霖雨澤未浹人情憂危正願

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
臣趙師端除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
遴揀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
平生素優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
關節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
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
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
況今旱菑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
治聲箴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畱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

十三

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
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
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
奉 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
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
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
若無人公檄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

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
素高加以旱苗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
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

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入通判本州實一郡之

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
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復居住理作白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
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廿四

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
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
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
縣監稅進義副尉王鼎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
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鼎之以
貲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
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迓絕之稅袞入催
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夕褫其
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
杖七次荆劄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

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
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猝至務廳綳
帛決撻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
則鼎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
士蔡璵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
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
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
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
法不應捉稅則糊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
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包厨魚肉茶鹽皆有定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廿五

數鬻食饗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
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
之貪婪可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鼎之對移信
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
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鼎之揚並與
鑄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 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省劄奉 聖
旨王鼎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
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

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
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
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窵
戶有欠城塲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窵戶不勝
其苦而縊苑僧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
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
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
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令本
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敷隅官
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

真西文集之十二

廿六

應命舖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即追其廳吏問官
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
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
望 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
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
定八

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鑄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
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
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

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卽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緦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為可棠亦曰可吏以為否棠亦曰否顛倒質亂不可枝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溷殽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詣胡槻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

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忖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棠既不能彈壓

巡尉遣兵收捕或為所執縛棠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架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棠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纒纒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某竊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貨產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眾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棠特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廿八

賜鐫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

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紜而為姦據專知仰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

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
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
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
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入
戶苗米赴倉交納九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
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
遣訖竊見文林即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
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茂棄法守隳壞廩隅輒於攬
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唯還私債考之具微衆證甚
明按之三尺梟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

所畏而不為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
仍罷本任以為耒耜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帖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
有修職即王佐才承直即許如川者皆以賍敗論
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
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緝繫
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徃徃敢為欺弊
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
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
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省削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
罷餘依小 貼子內事理施行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觀正月一日 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 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粹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 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踈妄發自速臯愆接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仁不棄小物復拔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 八陵之圖奉上 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即官以上詣省恭胝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 一祖 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

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
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
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
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
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
使余嵘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允亡者三中國
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
不寐亟陳祈天求命之說未幾街命聘虜道梗莫前
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
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

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檢人交
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句外而去陛
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
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
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
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
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
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 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
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四謀能回適隳祖宗之法度懷 朝廷之紀綱民力

版剝而無餘人材衰頹而不振雖 陛下赫然振起

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

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

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

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 祖宗

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恆為

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

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直而山文集卷之十三

二十一

四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

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 何邪自

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

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

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

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

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

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綽利以兵至者

終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

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

觀於後廣平王傲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
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
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
至於極焉乃若 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
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
師敗於蘭溝旬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
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
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
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
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二

四

四

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
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 議蓋以深滄事宜獨慮師

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
塗高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
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大戎之性冒沒貪恠一與之
接焉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
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 裕陵悔悟固嘗中

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給成大咎今師
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
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 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

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逐易來歸不可謂非天子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群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徃徃弗嫻武

略宣威制閭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諸材待事所宜蚤圖而環眎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益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群盜蠅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兵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寇警言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

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
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
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
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
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

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
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
此卿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
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

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
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
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

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梁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
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
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
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
擁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 陛
下目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

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

本元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
根本軍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
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瘡
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
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
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啓後患不若竦時姑固吾圉
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
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
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
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
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
鑑惟 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臣設事如商浩
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徽廟初

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克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

開邊興暴大臣乞加鼠殛 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

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

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

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公罰無赦而

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 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 陛下恣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喪幾下情獲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 宣和為鑑仰祈 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妄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

真西文集卷之十三

八

卷九
三百字

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放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永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憐憐之慮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

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
夫自 藝祖基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
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

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
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
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為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為
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為中夏主
夫豈苟然哉今中原俶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
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
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鞭日以興

谷真雷文集卷之十三

九

四

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
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永命之
戒 寧宗皇帝優宥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懼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
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為遺闕而欺天罔人
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
莽為沙磧天台蒼雪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充曠
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
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

靈權臣殞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
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匱以戒告矣群雄
虎爭猛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
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
秋以末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
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
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檮禳小數
誦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
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十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
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
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 陛
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
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
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
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
佞之殆有一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

嚴 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

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成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弊易鹽鈔顛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反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耻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

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
林黑山之所躡躐也可勝嘆哉仰賴 陛下布端平
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狃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
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
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
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
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 陛下
至仁寧忍聞此臣願 聖志惻然興念申頒 詔旨
凡郡邑培刻之政邊閭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
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

輒物貴為生孔難愁歎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
鮮鰥寡皆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
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
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
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
上而使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
本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必
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
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

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瞻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群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為遠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陛下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二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十三

樂府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己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徃徃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織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取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閑閔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

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
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
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蕤人圖燕之報有識之士
知 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
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懵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
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
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
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
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

以固已權 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
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
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
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
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
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
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
惟一社祀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
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

荆郢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
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
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
帝曰問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
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
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見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
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
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願為一司以領之

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勅以軍法不待糧餼皆
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
以攻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
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効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
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
汴既久堙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
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
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

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
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務農講
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
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
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懵然
向為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
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
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

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
庸醫受責也兢業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
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
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
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彼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
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
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
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嘗省或一年或二
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

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
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
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
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
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
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
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
虛不取之民將烏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
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
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

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
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
之牧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松江
制司行下收買籐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
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襍糞之民不堪愁歎夫籐
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
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
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代

庶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
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
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
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歛靠實之言惟 陛下察
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
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
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 陛下特發英

直西文集卷之十三

十八

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
置司于泗水邇東淮仰窺 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
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
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
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
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
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
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
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
未動然大羊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

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矢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

之論所由出故也然 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益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 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群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十

臨川

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窮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歎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憂君憂國之念雖在猷畝未嘗少忘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歎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

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
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
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
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
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
十有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敷旨許臣
投進而 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
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 聖旨疾速
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 恩 選德殿內引奏事某再

拜陞 殿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 恩收召 上曰

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 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

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 陛

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 陛下為中原之主不

能則天命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求命之說也 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敵某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飶於酒德執舜何至於好慢遊成王何至於飶酒德忠臣愛君常做戒於未然今臣所謂儻然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做戒未然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是以害敵又讀至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為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 陛下

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狃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 上曰未能丕寔在某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寔 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
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
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
里實親見之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
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
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
也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虜奏云梁武子生奉
佛不知奉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
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
無羨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豈肯付以

中原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
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陛下為人子
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宮闕如何不
吊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
日倍費陛下心力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
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虜上曰朕亦嘗親筆
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
先後尤明且備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
虜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
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今

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人才處某奏
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下是時講筵官亦
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 云
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 陛下之前
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
深辨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

上亦愕然某奏 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
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
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 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
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 上喜甚曰此書便

好將來某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 聖旨方敢
授進奏劄讀畢 上忽發問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
奏 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必無事
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 上問
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
對者委未有其人 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
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
擇帥 上又問福建監法未變亦自禾便某奏監法
乃致寇之源緣福建迤流而至南劔又自邵武迤流
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監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

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與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

謂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

選德殿也所得

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

云不知進取之兵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 上

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綴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虜乎臣所以進收斂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葉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踈蒙陛下真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未有秋毫裨益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疆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執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勾踐遣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捷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攝禍而自沮養剛強粟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讎疾之意於柔伏卑誦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

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茫然沮喪，姑息落鎮，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遽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款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

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光，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我之情莫和好之，亟汰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執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秦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為弱。紹興之初，國執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涿疆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

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已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害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甌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自沮懲 靖康畏敵之失而法 紹興制虜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若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玉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

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
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
徐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
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
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
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為泛應不
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
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之貨財而
虛費天下幸甚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
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
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執非可以承平
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
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
已憑陵幽夏彌轢河嶽而歆其言以啗我狡謀以窺
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
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魏祖肇造區寓而北
狄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
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

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歆成復讎之勲亦於軍政

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策之射矧自聖意偏徼小卒

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

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

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

下考兩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五

吳

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
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聖

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

武備乎況以國執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
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彘最正而

地最褊兵最弱諸曷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
能自立者由其集眾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

兼眾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躄
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僉其僚動攻已缺不

以為諱維此盛心于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顯制者是

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無我
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
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
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
者毫釐之差動輒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

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
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
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
其間遴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

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寔
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
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
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
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
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
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布衣之士
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
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机事宣洩之虞臣曰不
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

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
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
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止而危機交急又非有
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
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
得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
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七

照

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
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
今近而可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
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獎賚又不與焉
蓋即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
南庫及已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
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
犒賜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今
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

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
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
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
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
款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鐫以
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勝窮之
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
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音二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八

照

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
倦倦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
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
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
壽之道為 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
矣系益執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
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
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
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姓

相傳同母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遂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遂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眠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由不敢盟酒德不敢餒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九

吳

性近妃嬪襲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合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

尤重不必勤動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也 陛下所宜深勉者也 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 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故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 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

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 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 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諷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 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盡其君至於餌

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
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
嘗竊惟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
如玩靜壽之兩語 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
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
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
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貴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十一

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 陛下豈為區區

胡羯計哉况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
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 陛下所
以仰吞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
為實意脩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
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夫為善而無實身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
可隱况天道神明而可欺乎 陛下親政以來乾乾

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

令無一非善身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

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 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 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為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 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

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而非實也况名曰卹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汗濁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瞻弊輕而不行師徒喪於犇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戎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言告至惓惓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餌兵

當有潜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恩重
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
僭陳苦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

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

此實美
主作新

群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

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

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稽攷未

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

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悉其出

如震霆之發以特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

下之幸也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

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

之姍悔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

耶臣竊謂人材有大小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

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

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

辭令裨謀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歟
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
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
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
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
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

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等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
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
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十四

三

願做 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剝取要語仍各從其類
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 陛下
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
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
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
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
用人而無以覈其能不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
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
有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

夫差吳王名

起師伐越越王句踐

句踐越王名

起師逆之江

逆謂迎而拒之也

大夫種獻謀

種越大夫

曰王其無

庸戰

言不必戰也

不如設戎

言備兵自守也

約辭行成

約辭謂甲下其辭行

成謂求和也

以喜其民

民謂吳國之人

以廣後吳王之心吾以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不吾足謂不以為可

憂將必寬然有伯

音霸

諸侯之心焉

寬然開服之意

既罷

音疲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

燼謂灰燼言棄其弊也

乃無有命

矣

謂絕吳之命也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十五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弊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

猶言被禍

得罪於天王

天王天子也

天王親趨王趾

以心孤句踐外也

而又宥赦之

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句踐懷於會稽之上

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

言吳有全活之恩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今句踐申禍無良

中重也良善也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

二三之老

老家臣也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

怒屬兵

屬兵猶連兵也

將戕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

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

遣軍士也 句踐請盟一介音界嫡女二介一執箕箒以駭姓

於王宮箕箒酒箒之具陳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匱

二器也御謂侍御之人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同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

惟天王秉利度議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義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若越既改吾

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整兵伐之申胥諫

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還反也玩猶侮也弄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

蓋威以好勝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也以從逸王志從

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

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

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

於越隆盛也不必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虞乎言不足為大慮也若無

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兵無所振耀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諛

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

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屈則吳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啟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

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疆也大
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
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
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
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
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辭而
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方
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
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

用驕之之術故曰始知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莫爾
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
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
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
紹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
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
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
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
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文

三十一

虜酋見之温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
得此於彼也報使端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
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
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
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檝之來則自若也
我既彼攻彼宜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
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
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
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
愛我邪抑畏吾甲兵之疆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

將以玩吾國於服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款施於我邪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机穿於康莊也欽兵遠去讐烏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伏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仁羨望犬戎而以末世詐譖虞犬戎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一日

真西史集卷之十四

十九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廉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射鐵廉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勸不特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兢人人皆勝兵矣上曰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壽皇聖帝當時卒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

是又命士卒射鐵蘆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 孝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刃茅蕘之閱與鐵蘆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嘗專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 陛下言之夫所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鬪擊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十四

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每以此而規國焉戰鬪擊刺之藝工則其執日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強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啟後患難量其可不仰繩 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